

浅议留学生古汉语语法教学

张全真^①

[摘要] 由于留学生的语言背景和汉语水平与母语者的差异,留学生与母语者的古汉语语法教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主要讨论留学生古汉语语法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教学方法。文章由两个部分组成:一、参照国内几种较为通行的古汉语教材中语法项目的设置,讨论了留学生古汉语语法教学中的几个侧重点;二、结合具体的课堂实践,探讨了古汉语语法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

[关键词] 留学生;古汉语语法;语法教学

Teach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cient Chinese Grammar

Zhang Quanzhen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grammar should be taught differently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native speakers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linguistic background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thods of teach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cient Chinese grammar. Sorting out a few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grammar points in popular textbooks of ancient Chinese, this paper then discusses a few methods and skills for teaching ancient Chinese grammar in classroom.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cient Chinese grammar;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王力先生(1980)曾专门讨论过古代汉语教学中“语法的分量问题”,指出“古代汉语问题,主要是词汇问题。学生读不懂古书,很少是由于不懂古代语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不懂古代的词义。我们如果大量讲语法,占用了讲解古文的时间,那就是舍本逐末。何况学生在学古代汉语以前已经学过现代汉语,我们如果把古今相同的语法重复一次,学生会感到浪费时间,教学效果不会好的”。这种观点对国内古汉语教学界的影响很大,限于课时,围绕词义训释的教学内容通常是古代汉语教学的重点。

不过在我们实际的教学,却发现留学生对古汉语语法的教学普遍比较重视。笔者(2015)曾对南京大学选修古代汉语课的留学生进行调查,被调查的47名学生无一例外都表示语法教学和词汇教学同样重要,是古代汉语教学中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甚至访谈中有个别学生建议课堂中应更加侧重于语法讲解并加大语法练习量。

^① 作者简介:张全真,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汉语历史语法、汉语教学史。

留学生的诉求与王力先生阐述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留学生的古汉语语法教学与传统的对母语者的古汉语语法教学的不同,这种不同决定了两种教学在内容上和方法上理应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也发现留学生对传统的古汉语语法教学体系比较难以适应,特别是对一些传统的语法术语理解起来较为困难,比如“取消主谓独立性”、“使动用法”、“意动用法”等。这也启发我们思考针对留学生的古汉语语法教学在内容选取上有哪些特殊性,对留学生古汉语语法教学的重点有哪些,应该如何进行古汉语语法的教学等现实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拟借鉴现有的古汉语语法教学内容,并结合具体的教学实践,从留学生古汉语语法教学内容的选取和课堂教学的方法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1 留学生古代汉语语法教学的内容

目前国内留学生古汉语语法教学借鉴最多的还是母语者的古汉语语法教学内容。母语者的古汉语语法研究始于《马氏文通》,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传统的“小学”是不讲语法的。自从张世禄先生等(1984)提出应该建立古代汉语语法教学体系后^①,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语文》展开了关于古代汉语语法体系的大讨论,郭锡良(1995)、向熹(1996)、高小方(2000)等都曾对国内现有的古代汉语语法教学体系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这些讨论对规范古汉语教材中的语法教学观念、语法术语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对我们的留学生古代汉语语法教学仍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也影响了近年来一些古代汉语教材的修订和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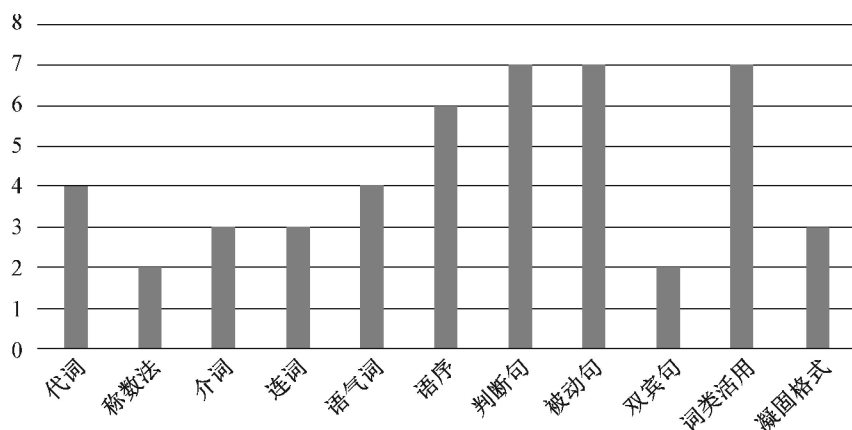
为了更好地借鉴国内已有的古汉语语法教学的体系,我们选取目前较为通行的七种古代汉语教材中现有的语法教学内容进行了统计^②。将教材中单列的(以“节”以上形式出现)至少在两种以上的教材中出现的语法项目统计制成图表(见下页)。

从中可以看出,现行的古代汉语教材中的语法编排相较于王力的《古代汉语》呈细化的趋势,各类教材中大多都会涉及的语法点一般包括词类活用、古代汉语的判断句和被动句、介词和连词等虚词的用法、词序(语序)等。对留学生教学来说,哪些语法点是需要着重讲解的,哪些是可以略讲的,哪些在讲解过程中需要进行变通,这些是我们着重考虑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教学经验,对留学生的古代汉语语法教学大概可以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① 《文汇报》1984年2月20日,转引自张海鹰(1997)。

^②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了三十多种古代汉语教材,我们选取其中使用范围较广,近年来仍有修订的较为易得的七种进行统计分析。七种教材分别为:《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一、二、三、四册),王力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第5版;《古代汉语》(修订本)(上、下册),郭锡良、唐作藩、何九盈、蒋绍愚、田瑞娟编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古代汉语教程》(修订本)(上、下册),张世禄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古代汉语》(上、下册),许嘉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古代汉语》,高小方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古代汉语》(修订版)(上、下册),胡安顺、郭芹纳主编,中华书局,2007年;《古代汉语》(第二版)(上、下册),易国杰、黎千驹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7种《古代汉语》教材中共同的语法项目

1.1 语序(词序)

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背景,对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语序的差异较为敏感。向熹(1996)曾专门讨论“宾语前置和倒装”的问题,指出古代汉语语法中常用的宾语前置的概念大约来自马建忠“止词先乎动字者,倒文也”的观点^①。他批评了有些学者把“宾语前置”也看作一种倒装。并且指出“现代学者大都认为上古汉语的宾语有两种位置,一在动词前,一在动词后,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属于正常词序”。高小方(2003)《古代汉语》教材中用“前宾语”代替“宾语前置”的术语。目前大部分教材也采用了“宾语的位置”作为章节的标题是观念的进步,但国内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很多教师仍在在使用“宾语前置”的概念。

在留学生古汉语语法教学中,最好不要使用“宾语前置”这样现代人先入为主的观念,客观地介绍古代汉语中宾语的位置,对留学生来说,反而更加容易理解。在具体讲解中,可以借鉴各类教科书总结出的宾语在前的一些条件,如“疑问代词代词做宾语时”、“否定句中代词做宾语时”和“宾语用代词复指时”等情况,并将其与一般的语气倒装相区别。

除了“宾语的位置”外,介词结构与现代汉语位置的不同也是可以着重讲解的方面。如“鲁穆公使众公子或宦于晋,或宦于荆。”(《韩非子·说林上》)“假人于越而救溺子”(同上)都是可以着重分析的例子。

1.2 句式

各种古汉语教材中句式的介绍一般包括“判断句”和“被动句”,有些教材还有“双宾句”的部分。王力《古代汉语》关于“疑问句”、“否定句”和“叙述句”的部分,其他教材多打散到虚词或语序的部分了。

针对留学生的教学,建议在判断句、被动句、双宾句等句式的基础上,增加比较句,一方面由于现代汉语中还有“大于”、“小于”等词法的残留,另一方面不同语言背景的留学生对语

^① 转引自向熹(1996)文。

序较为敏感。古代汉语中的比较结构“A+形容词+于+B”虽然保留在现代汉语中,但与现代汉语“比”字句语序殊为不同,还是可以着重介绍。

1.3 虚词

关于虚词的教学,不必系统地专门讲述,可以结合词义解释,着重介绍一些常用的介词、连词和语气词。如连接两个动词性成分的“而”、“之”、“所”这些在现代汉语中还普遍保留的成分。

而,作为连词,在古代汉语中连接两个谓词性成分,其中又以动词性成分居多,与现代汉语中“和”多连接两个名词性成分形成鲜明的对比。

之,在讲解中应该避免“取消主谓独立性”这样艰涩的术语,直接跟学生分析,主语和谓语之间加入“之”后,这个结构就从谓词性变为体词性,从而可以充当句子的话题(主语)或宾语了。可以配合层次分析的方法,让学生更加明了。

所,不少现代汉语语法书将其列为“助词”或“结构助词”。郭锡良(1995)曾讨论过王力先生为什么不把“所”列为“助词”的原因。他指出自《马氏文通》起就把“所”看作“代词”,王力《古代汉语》中的解释为:“‘所’字,也是一个特别的指示代词,它通常在及物动词的前面和动词组成一个名词性的词组,表示‘所……的人’、‘所……的事物’。‘所’字所指代的一般是行为的对象。”在我们具体的古汉语教学中,我们认为,以王力先生的“指示代词”来标注“所”是最容易向留学生解释清楚的,也是对古代汉语中“所”最恰如其分的语义诠释,后文还将提及。

1.4 词类活用

郭锡良(1995)曾批评“把非活用说成活用”、“把兼类说成活用”和“颠倒本用和活用的关系”等做法。在对留学生的古代汉语语法讲解中,最好要说明古代汉语中词语本来的词性,这样可以明确古今区别,并让学生知其所以然。课本中按照生词的实际用法标注词性,这样可以帮助他们的理解。

比如“雨”,本来既是动词,又是名词。“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战国策·燕策》)这里直接标注动词即可。

又比如“鼓”,从造字法看本义是动词,没有必要解释为“名词活用为动词”。“填然鼓之,兵刃即接。”(《孟子·梁惠王上》)直接解释为“鼓,动词,打鼓”更为确切。

对于传统的词类活用的解释,如“左右欲刃相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刃”,可以标注“动词”或“名词的动词用法”,“用刀砍杀”的意思。

1.5 固定格式

古代汉语中有些固定的格式和结构,从语块学习理论来说,可以专门抽出,如“以……为(以为)”、“有……者”、“惟……”、“不亦……乎”、“奈何”、“若何”、“所以”、“是以”等结构,都具有很强的生成性,学生学习后,往往可以举一反三。

至于目前教材中涉及的“句子成分的省略”、“实词的前后缀形式”、“副词”等内容,大概无须专题讲述。当然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处理,如“句子成分的省略”如果能结合具体文章讲解,在帮助学生理解的过程中,补出句子省略的成分即可;而实词的前后缀或准前后缀,

有些高频率出现,如“然”、“者”,在具体的文章中解释,适当拓展即可;还有些仅出现在某些文献中,大约可以当作词汇问题来处理,如“有”、“言”等。

限于现行的古代汉语课程的课时数,成体系的语法讲授是不可能的。留学生多是先学现代汉语语法,然后才学古代汉语语法,又往往习惯于跟各自母语相互联系和对比,很多时候对语法的感知比母语者更为敏感,这些特点就启发我们古代汉语课堂上语法点的选取可以把握两个原则:一是让学生感受差异,体会古代汉语的特质,着重讲述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相比差异大的部分,如语序的不同等;二是着重讲述古代汉语保留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的部分,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更深入理解现代汉语中类似的用法,做到古为今用。

2 留学生古代汉语语法教学的方法

广义的古代汉语语法的教学方法,应该也包括教材中语法体系的设计编写、语法点的注释方式、课堂的讲解及练习的设计等问题。由于教材中语法内容的编写、语法点的注释乃至练习的设计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可以列入专门的教材编写研究,本文不多赘述。

其实语法点选取的角度往往决定了教学切入的角度,古代汉语语法的教学方法和技巧又与教学的内容有着密切的关联。下面将结合简单举例说明留学生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的相关方法和技巧。

2.1 对比的方法

(1) 对比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中相关联的语法项

对比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中相关联的语法点,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古今汉语语法发展变化的规律,加深对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解,特别是对现代汉语中保留的相关书面语的接受。例如:

① 比较句

在讲解古代汉语的比较句时,可以启发学生先思考现代汉语中的“比”字句怎么说?将“A+比+B+W”的格式和“A+W+于+B”同时列在黑板上,将“(民)多于邻国”(《孟子·梁惠王上》)翻译为“人民比邻国多”,同时拓展现代汉语中依然保留的“多于”、“大于”、“小于”等固定格式。让学生体会现代汉语中的特点,指出“W”由于位于介词结构之前,其长度受到限制,往往以单音节词为主,而“比”字句的结构使得“W”可以自由拓展,所以现代汉语中“多”出现在“比”字句末尾可以表述为“多得多”、“多多了”、“多一些”等。

② 宾语的位置

结合课文的讲解,可以首先举例“我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这个兼有两种语序的句子,让学生感知古代汉语宾语的位置跟现代汉语中不同的情况,既存在宾语在前的语序,也存在宾语在后的语序,不过后者是更常见的。最好不要采用“宾语前置”的术语。接下来,可以举例说明哪种情况下宾语可能在前。如: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代词宾语在动词前)

方此之时,尧安在?(《韩非子·难一》)(疑问代词宾语在动词前)

然子何为出使乎?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疑问代词充当介词宾语在介词前)

但不建议一次性地列举所有的情况,比如“之”、“是”等代词做宾语在动词前的例子。可以结合“惟……之/是”等固定结构的讲解进行,最好不要过多拓展,以免造成学生记忆和理解

讲解的负担。
讲解的过程中,可以联系“如何”可以说成“何如”以及“唯利是图”、“时不我待”等成语结构的分析,以便加深学生的印象。

③ 于

每个语法点的出现最好选取课文中相对集中的篇目进行讲解。如《韩非子·说林上》中“远水不救近火”一节,出现“宦于晋”、“宦于荆”、“假人于越”、“取水于海”等结构,如果翻译成现代汉语,“在晋做官”、“在楚做官”、“从越国借人”、“从海里取水”,会与古代汉语的语序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举现代汉语中“位于”、“坐落于”、“出生在”、“生于”、“毕业于”等为例进行类比。

(2) 把古代汉语与外语中的相关语法现象进行对比

古汉语中有些语言现象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常用,但在外语中可以找到更为对应的语法功能,简单对译并解释,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如下例:

① 而

古汉语中连词“而”连接两个动词性短语的用法比较常见。一些英语母语背景的学生在使用现代汉语连词“和”时,往往会犯这样的错误,“我去书店和我买一本书。”现代汉语中的“和”往往连接的是名词性成分,但古代汉语中的“而”可以更好地对译英语中的“and”连接动词性成分的功能。如:

虎求百兽而食之。(《战国策·楚策》)

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同上)

虎不知畏己而走也。(同上)

② 所

前文曾提到王力先生主张将“所”定为“指示代词”,具体教学中,我们发现将“所”字结构对译为英语中指示代词“what”引导的从句,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的意义和性质。“鱼我所欲也”(《孟子·告子上》)中的“所欲也”可以翻译成“what I want”,学生理解起来更加容易。

③ ……者,……也

汉语“……者,……也”的判断句翻译为日语中的“……は,……です”或韩语中的“…은/는…입니다”相关结构。虽然不太严密,但可以快速地帮助学生加以理解。

当然,一些细小的语法现象也可以与相关的语言进行对比,此不一一赘述。

上面两条教学方法与语法点选取的原则紧密关联。在实际的古汉语课堂教学中,还有一些技巧层面的和方法上需要注意的地方,总结如下。

2.2 标注词性,事半功倍

无论是普通的用法,还是词类活用,标出词性可以帮助学生少走弯路。如:“多多益善,

何为为我禽?”(《史记·淮阴侯列传》)中两个“为”,第一个是名词,第二个介词。“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同上)中两个“将”,第一个是动词,第二个是名词。又如:“孟尝君客我。”(《战国策·齐策》)中的“客”,标为动词,解释为“把我当成客人”,或者补充解释为传统的“名词用如动词”都可以。

2.3 注意句子结构成分的分析 and 补足

复杂结构的分析可以帮助学生对语义的理解。课堂讲解中,认真的学生有时希望听到复杂的句子结构的分析,古汉语中省略主语、宾语的现象比现代汉语更常见,注意复杂句子结构的分析和成分的补足对帮助学生理解尤为重要。此不举例。

2.4 鼓励学生进行对译和硬译

古代汉语教学中翻译法是受到学生认可的方法(张全真,2015)。在翻译中,可以鼓励学生进行逐词对译,即使造成语句不够自然流畅也没关系,教学中更加注重的应该是学生对相关语法现象的理解。如“然后”最好翻译成“这样以后”的“指示代词+连词”的结构。“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战国策·楚策》)中“是”一定要翻译为“这”、“这样”或“这样(么)做”等指示代词的用法。

2.5 给出固定格式的翻译模式

可以给出学生标准的翻译句式,如可以把“以……为”翻译为“把……当作(成)”,“不亦……乎”翻译成“不也……吗”。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操作。

2.6 适当拓展举例

同一语法结构适当拓展,鼓励学生活用古代汉语句式并用古代汉语造句和回答问题。此不一一赘述。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古代汉语语法的具体讲授过程应该是根据不同课文的编排设计,散落在不同的课文中,有些语言现象的反复出现,可以加深学生对语法点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高小方. 古代汉语语法教学系统刍议[J]. 语文研究, 2010(4): 19-25.
- [2] 郭锡良. 关于建立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浅见[J]. 中国语文, 1995(2): 131-133, 138.
- [3] 康瑞琮. 古代汉语语法[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
- [4] 刘景农. 汉语文言语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5] 王建莉.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分合问题[J]. 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S2): 201-204.
- [6] 王力. 论古代汉语教学[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0(4): 21-27.
- [7] 向熹. 古代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刍议[J]. 中国语文, 1996(1): 70-74.
- [8] 张海鹰. 关于古代汉语语法教学系统的思考[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7(4): 85-90.
- [9] 张全真. 从留学生的角度看古代汉语选修课的教学[C].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 2015(1): 52-57.